

我对方言特别敏感。不论什么场合，只要听见有人说方言，总会认真聆听，默念在心。遇到需要随时可以展示在舞台，说白了，这是滑稽演员的职业病。

某年中秋，我参加敬老活动，发现邻桌有位操杭州方言的老人，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经人介绍，顿时肃然起敬，原来他是上海文史馆馆员、著名画家，号称“竹王”的申石伽先生。

我用杭州方言向石伽先生问好。果然乡音传

石伽先生赠对联

王汝刚

情，句句入耳，石伽先生风趣地问我：“听说王小毛是苏北人氏，应当说苏北话，为啥杭州话也说得水佬佬地道？”我开玩笑说：“听说王小毛的爸爸是苏北人，妈妈可能是杭州人。”石伽先生抚掌大笑：“到底是滑稽艺人，优孟遗风。”

那天，石伽先生和我相谈甚欢。临别时，我提出向他学习杭州方言的愿

望。石伽先生一口答应，亲自为我写住址。我发现没有留下电话号码，就提醒他：“能否告知电话号码？”石伽先生笑咪咪回答：“我家没有电话。”我暗暗吃惊，通讯发达的今天，大画家的家里竟然没有电话？我好奇地追问：“那您如何对外联络？”石伽先生摇头晃脑，颇为得意地回答：“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应我请求，石伽先生每次与我见面都用杭州方言交谈。听不懂的字句，则请他解释。我问他：“你们老夫妻为什么不和子女住在一起。”石伽先生深情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相随近七十年，习惯互相照顾。只求身体健康，不添子女麻烦。现在日子过得蛮自在。吟诗作画，陪客清谈。春天品茗新茶，夏天瓜果祛暑，秋天闻香丹桂，冬天佛手、水仙既可入画，又能作案头清供，如此循序渐进，辞岁迎新又一年，可谓天天好日子，月月有盼望，岁岁人增寿，人生足矣。”

石伽先生告诉我，公元1906年，他出生于杭州一家书香门第。幼年欢喜画画，拜名家王潜楼先生为师。王潜楼曾为慈禧太后代笔，因此声名卓

下，让他拿起笔来自己点。有些辞句却可能是历代传写本身有错漏了，那当然是点不大断，各家凭自己的推想聊补“历史的斑驳痕迹”。还有，就是干脆点错了，这或者就是各人阅读时各人特有的“盲点”亦未可知，这个地方你没有“盲点”，当然觉得出错简直不可思议，却保不准在那个地方，所有人都没有那个问题，却独独你有了盲点，看不真切，那也是没有办法。所以，这种地方，大家总还是多理解一点就好了，看见有错，笑笑也便罢了，因为笑的人也难保没有被人笑的机会。

而顾刚先生这里举出的例子，却是别一路，是特意留出的两套“活眼”，哪里是“标点之必要”，实在是“标点之无必要”，一标点便成“死眼”，哪里再逗得来“无标点的活眼”里的哈哈笑声呢？

标点趣谈

李荣

少破绽。

鲁迅先生那时已经与语堂先生交恶，见到三袁选本里面句读上的错误，当然是不会放过，狠狠地刺了一下，而且言下是说三袁文不见得这么难吧，如点其它深奥一点的文章，那就更不知道错到哪里去了。

其实，平心而论，在古文的句读上，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最好的态度还是原谅和理解。那里面的疑难可以说是百样都有：有些辞句，实在是“两可”，这样点可通，那样点亦可通，意思的高下，有时也是姑且论之而已，如一定要有标准答案，那只有起原作者于地

“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些刀，阳光下，它们朴拙但锋利，并不闪闪发光，却有一种历经岁月磨砺的力量，一下又一下，精准、迅速地刻进木料里，雕刻的线条仿佛顿时活了起来。”

这就是上海航管红木博物馆的掌门人黄馨，回忆第一次见到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封号的东阳木雕第一人厉洪春时的情景。这个身量纤纤的80后海归姑娘，在英国攻读经济学专业回国后，从父亲手里接过家族企业的重担。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市场，如何让更多年轻人关注珍稀红

时尚

夜光杯

著。王潜楼去世后，石伽代师辅导学生，从此走上教画育人的道路。他曾与唐云、胡亚光等人组织西泠书画社，创办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以教学为职业。1987年，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石伽先生为人谦和，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居家喜欢穿中式长衫。夫人是位慈祥的老太太，有客上门，必定亲自双手奉茶。有趣的是，石伽先生自称“消息灵通人士”。我问他：“电话都不安装，何有消息？”石伽先生胸有成竹地说：“每天阅报，关心大道新闻，朋友上门，告诉小道新闻，我大道小道都知道，岂不是消息灵通人士？”

我与石伽先生交往鲜为人知，时间也不过两三年。

但是，他对我教诲良多，启发很大。比如，他鼓励我动笔写作：“你不要停留在口头文学的创作，还应当俗中见雅，用喜剧演员的视觉和感受写与众不同的文章，为弘扬海派文化作贡献。”于是，我尝试写些小文章，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恭请丁聪、詹同、贺友直等名家为文章配上漫画，在报纸上发表。读者反应不俗。我心里明白，拙文配好画，属于卖火腿搭烂草绳——借光。后来，这些文章由上海书店汇集出版，程十发先生题名《戏话连篇》。这是我人生出版的第一本书籍，敝帚自珍。兴冲冲把样书送给石伽先生，表示对他的衷心感谢。真没想到，时年

童年记忆里最难忘的，莫过于故乡急水港两岸秋天的田野。“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放眼四望，万顷良田，稻浪滚滚，满目青翠。

小时候祖父给我讲过一句农谚：“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寒露听青稻，霜降一齐倒。”进入白露以后，秋分、寒露、霜降每个节气，稻田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白露白迷迷”，说的是清晨、傍晚时分，若你来到田野上散步，或许可以隐约听见稻子生长拔节的美妙之声，整个稻田笼罩着白色雾霭之中。而到了秋分，稻子开始抽穗，然后稻花

息。

突然的触动和领悟，就在黄馨真正用心观赏厉洪春雕刻的那一瞬间发生了。她小心翼翼

100把停不下来的刀

庄娅琼

翼站在厉大师背后，第一次发现原来木雕创作需要那么多把刀。“厉大师面前的刀具总是数量很多，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刀与刀之间的区别。但他在雕刻时，眼神甚至不会离开木板，只用手和余光就能快速从密密麻麻的刀具中，快速挑出自己此刻需要的那一把。”

奶奶过世了。在爷爷去世五周年的日子，在子孙难得回家团聚的那天，安然离开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天可能就要来了。之前的一个月，她已经难以进食，整日昏睡，日渐虚弱。在临终急促的呼吸后，她安详地停止了呼吸。90岁的高龄，也算是长寿了。儿女孙辈们在痛哭，邻居们在感叹是爷爷把她带走了。而我，在这瞬间潸然泪下，脑中一片空白，仿佛魂游魄外。

如今的沪郊，举办丧事的规矩越来越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确实有必要通过仪式感来表达生者对于死者的哀悼。在主持人职业化的哭腔哭调中，回想起奶奶健在时对我的呵护宠爱，那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不禁悲从中来。当然，对于主持人所谓的另一个世界的描述，我是不信的，她也不见得信。少不更事时，也谈不上信或者不信。如今步入中年，科学常识和人生阅历更让自己不相信所谓的灵魂之说。想起一个月前，我去探望奶奶的时候，其实她已然不能表达自己，内心肯定还有意识，但表情、语言、动作已经超乎她能力之外。仿佛就像人刚出生之时，无法表达，无法传达。但，刚出生的婴儿，还有哭声，人生充满希望充满期望。而奶奶，已经走到人生的最后阶段，她什么也说不，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最多是完成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临终看到了她所爱的儿孙们。

人生都难免要走这一程，只是在青年时觉得如此遥远，如此可怖，所以根本不敢也不会想。然而人到中年，身边

的人一个个地离去，也会去面去面对。这时候常常会感到，其实人一生在追求的，很多都不是什么；如果不能坦然面对终极，

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也无所谓。这么一个终极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像黑暗中的大山矗立在前面，让中年的我难以释怀。向死而生，对个体来说最难的是落到操作层面。弘一法师曾说过，如果他得病病情加重，希望弟子们不要打扰他，不要以世俗的方法去努力延续他的生命，他要安顿内心，平静地告别这个世界。他确实做到了，在最后一刻安然离世。这是多么通达的智慧和修养啊。我等俗人，莫说学习实践，就是勘透人生、直面生死之念都是那么的困难！

是的，死生，对漂泊尘世的人们来说司空见惯却又视若无物。其实人们并非坚强，只是内心的脆弱已经包上了厚厚的铠甲，通过各种逃避来回避这自古以来的人生命题。奶奶的离世，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解脱，为她感到真正的解脱。因为我一直觉得，过去几年她的生存是逐渐物化的存在，不提身体的苦痛和衰退，仅仅是意识和智力以及与外界发生联系的感官的衰退，就令活着只是一种活着。如今，当呼吸停止，大脑停止，意识停止，所有的器官停止运行，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终极的解脱。

终有一天，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爱的人还有我们自己，都会老去，都要走这一程。如今终于能体会到，高寿的陆游曾感慨“平生故旧皆逝去”，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凉。

88岁的申石伽先生写了一副对联鼓励我：“语妙天下笑里本色，意在言外菩萨心肠。”妙哉！



香飘，那股淡淡的稻花香，沁人心脾。正如诗曰：“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收”，“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进入寒露，稻子灌浆后，渐趋饱满成熟，稻穗颜色由淡绿变黄色，最后变成金黄。霜降一到，收成时节到了，家家户户，笑颜频开。范成大诗曰：“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当地还有一句俗语：“河东西，吃新米。”霜降一过，天上银河呈东西走向，新米也可以应季上市，香软新米就可饱口福了。

故乡情是一种奇妙的情结。我常想，人为什么忘

去美容院按摩。帮我按摩的是年近四十的美容师，人长得挺漂亮的，却已是三名儿子的母亲。闲聊中自然而然谈起了她的儿子，她说：“你觉不觉得现在香港的孩子，女孩比男孩强势？至少女孩比男孩更加独立，有主见。”

我想了一下，的确有这回事。年前有一个特明显的例子：有两位朋友，孩子都要去英国留学，女孩独自上路，男孩反而要父母陪着去。平常也听过朋友谈儿子或女儿，好像都觉得儿子长不大，懵懵懂懂，反而女儿很独立，当机立断，什么事都自己搞定。其实说起来也不奇怪。从前的社会，重男轻女，今天已没这问题。时代变迁，男孩女孩一样受教育，假如要比智力，女孩肯定不会比男孩差。当然，假如比的是体力，女孩自然不如男孩。但那是狩猎时代、农耕时代，不是当今的计算机时代。目前在香港，各家大学，早已是女生比男生多了。

在今天这种和平年代，女孩早熟，男孩反而晚熟一些。导致近年出现一种状况，就是谈恋爱，现今的情侣，女孩比男孩年长的姐弟恋比以往增加了。女孩早成熟，有母性。男孩长不大，有依赖性，这样的年轻男女，成了互补，一凸一凹，一拍即合。

香港女子，号称烈女，本来个性就强，在男女平等的社会，更加是如虎添翼，越战越强。

不了家乡？为什么对故乡会有割舍不断的情感，为什么会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情怀？那是因为，人最初睁眼看到这个好奇世界的时候，是故乡给了滋养，快乐，希望和信念，也是故乡开启了人生的起点，确立了生命价值的航线。

外面的世界虽精彩，但生命之根永远在故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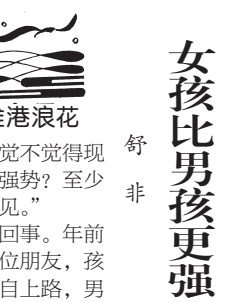


边看边聊

死生

林川

女孩比男孩更强



舒非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